

民国谍战·双面密码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8 章 · 约 10754 字

第001章_雨夜密电

第001章【沈知行】雨夜密电 九月末的上海带着湿冷，苏州河石栏被雨水浸得发黑。沈知行把帽檐压低，站在河埠台阶下，手里卷着当天的《申报》分类广告页，眼睛只盯着对岸仓栈。陈默只说唐秋禾今夜会带来拆开“鹭羽乙本”的第一把刀。快到十点，唐秋禾终于现身。他穿一件被雨打透的青布长衫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右手死死按着腰侧，像是把疼都按在掌心里。沈知行迎上去时，先闻见一股血气，接着看见唐秋禾嘴唇发白，眼神却亮得发狠。唐秋禾没有寒暄，只把一只火柴盒塞进沈知行袖口，又把那张广告样张按在他胸前，声音压得像漏风的风箱：“第二支曲子……白露……主编识铅。”最后一个字还没落稳，桥头枪声就裂开了雨幕。第一枪打碎石栏，第二枪擦着沈知行肩侧过去。唐秋禾把他推下台阶，自己胸口中弹，整个人砸进积水里。沈知行翻进阴影回了一枪，桥头那道撑黑伞的人影借雨势撤向仓栈后面，显然只求灭口，不求夺物。等他蹲回唐秋禾身边，才发现鞋底夹层已被人剖开，里头那页先被取走了。雨越下越密，河面全是碎银一样的反光。唐秋禾喉头滚了两下，像要把最后一点气全挤出来：“别信……整页的人。”沈知行把耳朵贴过去，只听见一句断断续续的话，“看版心，别看字面。”人就没了动静。那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沈知行心里。他把尸身翻成侧卧，替唐秋禾合上眼，随即把火柴盒、广告样张和鞋底那截被割开的皮边一并收走。桥上已经有巡捕提灯靠近，再慢一步，今夜什么都带不出去。回到福州路报馆时，印刷间只剩守夜工和滚筒机的低响。沈知行从后门进楼，擦掉样张上的泥，再把火柴盒拆开。盒里没有火柴，只有一小片裁得极薄的纸，写着一串六码一组的数字，末尾夹着一句手写提示：`白露第二支曲，七、九、四换位。`那张广告样张被雨水泡散后，原本排在中缝的小字还露出一条极轻的刮痕，像有人用针尖在纸背划过页码。十一点过后，陈默按约定从资料室侧门进来。他先看沈知行肩口擦破的衣料，再看桌上的残纸，问得极短：“鞋底呢？”沈知行照实说已被人先取一步，唐秋禾也死在桥边。陈默沉了片刻，把那张样张夹进灯下，指给他看中缝那道刮痕：“这不是页码，是缺刊编号。明早去旧档室，查二十八号前后那几期广告栏。别碰苏曼，只看她第二支曲子之后谁没鼓掌。”他说完便把纸推了回来。沈知行本该习惯这种口气，可唐秋禾临死那句“别信整页的人”一直在耳边发紧。他看着陈默把湿手套放在灯边，忽然觉得这位上线今夜来得太快。陈默转身时，

目光扫过铅字房那排抽屉，又落在报纸版心上。等他离开，沈知行才把广告样张重新贴近灯罩。火漆受热后，纸背慢慢浮出另一层几乎看不见的红色数字，排法与桌上那串六码完全不同。那不是补充说明，而是第二套索引。它把“白露”“主编”“版心”连成另一条线，告诉拿到残页的人，真正的密码不在字面上。沈知行盯着那行红字，忽然明白唐秋禾为什么说别看整页。有人故意把一份军情拆成两种读法，谁只拿到半页，谁就会被它领进死路。窗外雨声敲得发急，他把那张样张压进公文夹时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：今夜河边少的，不只是鞋底里那一页。

第002章_歌单里的空拍

第002章【苏曼】歌单里的空拍 百乐门后台的镜灯把人的脸照得发亮，脂粉气和电线焦味混在一起。苏曼坐在镜前描眼尾，耳朵却在听走廊里的脚步。今夜她要唱三支曲子，重要的不是歌名，而是第二支曲子的空拍数。老葛昨晨送来的消息说，军统的人会在包厢里听节拍接头，日特也多半盯着同一处，所以她只能把半句话交给停顿去传。化妆间的门被人叩了两下，管事弯腰请她去见贵客。苏曼起身前，把歌单底稿折进粉盒夹层。包厢里坐着佐藤健一，黑手套摆在酒杯旁边，姿态像听戏，不像办案。他中文说得极顺，寒暄两句后才把话锋拐到今晚：“听说申报有位年轻记者爱听你第二支曲子，苏小姐认得吗？”苏曼笑着坐下，只说记者最爱追热闹，谁来都算捧场。第一支曲子响起时，她扫见大厅东侧第三排坐着沈知行。男人穿得像普通白领，手边却没有酒，只压着一张折起的报纸广告栏。苏曼心里一沉，知道河边那条线多半已经出事。她唱到副歌时，故意把第二句尾音拖短半拍，让熟悉她习惯的人都察觉今晚有变。那半拍就是第一道门，告诉接头的人：原来的钥匙不再作数。轮到第二支曲子，佐藤却临时让人递来一张点歌纸，上头写的是《四季歌》。这不是随手起意，而是试探。苏曼拿着纸，笑说今晚嗓子不适合高调，换成《何日君再来》更稳，台下客人也喜欢。佐藤没有坚持，只用两根手指轻轻敲了敲杯沿，像是在记她刚才多停的那一拍。苏曼回到台中央，灯光落在肩头，她把原本该完整走下去的间奏切开，改成七拍后顿一下，再九拍，再四拍。懂的人会拿去换位，不懂的人只当乐队配合失误。沈知行没有抬头，手却在桌布下轻轻敲了三次，表示收到了。唱完下台，苏曼没有去见捧花的客人，直接拐回化妆间。镜面上多出一行口红写的字：`陈默不能尽信。`她停了两息，拿棉球把字擦掉，只在心里把“陈默”这个名字重了一遍。她知道军统上海线有个姓陈的上头人，也听过“莫青山”最近频繁出入虹口的消息。若这两个人是同一个，那镜里的警告就不只是提醒，更像有人在逼她提前选边。走廊那头传来一阵哄笑，几个日本军官正嚷着要她加唱。苏曼把粉盒塞进手袋，没从正门走，而是绕去乐队后侧的窄廊。她经过大厅时，故意朝沈知行那桌看了一眼，那人报纸折角的位置已换成版心朝上，等于告诉她：第一条线索已经到手。苏曼没有停步，她知道自己若此刻上前，百乐门今晚立刻变成审讯室。后门外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巷口还有两个抽烟的便衣。苏曼借夜色走出十来步，才听见身后脚步没再追近。那一瞬她就明白，佐藤不是放松警惕，而是有意让她带着半截消息离开。他想看的从来不是她今晚唱哪一支曲，而是谁会顺着这支曲去碰第二个人。镜中的警告、台下的记者、包厢里的佐藤，没有一个是单独出现的。巷外霓虹映在湿路面上，像被踩碎的彩色玻璃。苏曼拦住一辆黄包车，没报法租界的安全屋，反而说去霞飞路口。她需要先绕开尾巴，再去找老葛确认旧船票还在不在。若那张票也丢了，今

夜传出去的七、九、四就成了悬在半空的死码。黄包车拐过街角时，她回头看见百乐门门口仍旧站着佐藤的副官，对方没有追，只朝她这边看了一眼，像在等明天谁会先出手。

第003章_失落的页码

第003章【沈知行】失落的页码 第二天清晨，报童喊着外埠战讯从福州路口一路跑过。沈知行整夜没合眼，把广告样张上浮出的红色索引抄了三遍，才去见陈默。碰头地点换在一家照相馆二楼，陈默来得比约定早，桌上摊着昨夜苏州河边的简图，连唐秋禾倒下的位置都标得清楚。“真正丢的不是内容，是页码。”陈默把红索引看完，神色更沉，“唐秋禾只拿到数字组，配套页码原本夹在旧报缺刊里。没有它，七、九、四只能解出废话。”他让沈知行立刻回《申报》旧档室，查九月二十五到二十八的广告栏样张，再记住一件事：如果碰到苏曼，只能换线索，不能换立场。沈知行问他是不是知道苏曼的来历，陈默没有回答，只把一张汪伪社会局的临时通行条压进他手里。那纸条抬头印着“莫青山”三个字。旧档室在报馆三楼尽头，常年积灰。沈知行一翻就发现二十七号夜刊少了一张广告底版，登记簿上的借阅栏却只有一个模糊签名。周汝成从外头进来，问他是不是在找一条过时的分类广告。沈知行答得四平八稳，说昨夜河边出了命案，想补一段背景。周汝成只回了一句：“新闻最怕只看漏掉的那一页，因为别人也知道你在找什么。”

临近中午，沈知行按红索引里的编号去了新雅茶室。苏曼坐在靠窗位子，桌上摆一壶龙井，像在等一个迟到的采访对象。她没有寒暄，开口就问：“第二支曲子，你听全了没有？”沈知行把昨夜记下的七、九、四写在烟盒背面推过去，反问她旧船票是不是还在地下党手里。苏曼瞳孔收了一下，明白他已不止听到节拍，还连上了另一条线。她拿茶盖轻轻一碰杯沿，说旧船票能排列位，不能找页码，真正缺的东西在铅字房，不在舞厅。说完她把烟盒翻过来，指着背面的空白处添了一句：“你该去看的是谁没鼓掌，不是谁唱了哪支曲。”这场碰面只持续了五分钟。苏曼顺势起身离开，没有回头。沈知行刚出茶室就察觉背后多了两双脚步，于是拐进皮鞋铺又从后门绕出，才把尾巴甩开。回到租住的公寓，他第一眼就知道屋里进过人。窗钩的角度变了，桌上的钢笔挪了半寸，最要紧的是，昨夜那只火柴盒已经被调包。盒中残页还在，数字也一字未差，只是纸背多了一道浅浅折痕。沈知行把纸举向窗边，折痕正好遮掉红索引里最关键的一位数，说明来人不是要抢走情报，而是要让他在关键处算错一步。这种手法不像街面便衣，更像熟悉密码工作的人做的。周汝成那句“别人也知道你在找什么”和陈默递来的“莫青山”通行条，一时都压到他心口。傍晚他回报馆交稿，正撞见楼下送字车卸铅版。街角停着一辆灰色福特，陈默从里面下来，身边跟着的却不是军统交通员，而是一个常在汇丰楼进出的日本通译。沈知行没有立刻过去，只隔着一摞纸卷看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侧巷。那条巷子通向一扇归日本人控制的后门。几分钟后，陈默独自出来，神情照旧。沈知行站在铅版车旁，胸口那股闷气沉得更深。若陈默是在深潜，今夜这一幕就不该被他看见；若陈默不是深潜，这条线便从一开始就立在空处。更糟的是，他回到办公室就发现抽屉里那份缺刊登记影抄件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空白便笺，纸角带着汇丰楼专用的蓝边。有人在逼他承认一件事：密码本失的那一页，从来不只在外面丢过。

第004章_版面背后

第004章【周汝成】版面背后 周汝成做了二十多年报纸，最清楚一张版面什么时候是在报道，什么时候是在说暗话。下午四点，审查处的电话连着打进来，先要删去一则吴淞口船务短讯，又要将分类广告里一条“旧箱转让”的启事提前半栏。普通编辑听见这类命令，只会骂几句日本人的手伸得长；周汝成却知道，对方盯住的不是字句，是那半栏里藏着的铅版编号。自从唐秋禾失手之后，报馆就不再只是写新闻的地方，而成了各路人都想摸一把的密码盒。他年轻时在海关做过密码员，认得海运报码，也认得很多人不会多看一眼的印刷习惯。后来上海沦陷，老同事死的死、散的散，留下来的只剩他和一册被水泡过的旧笔记。那本笔记记着什么样的广告宽窄能对齐页码，什么样的版心偏差能提醒接头人“钥匙已换”。周汝成从不把自己算进任何正式组织，他只信谁肯把消息送到真正会行动的人手里。沈知行连着两天翻旧档室，动作已经够克制，可在周汝成眼里仍旧太急。年轻人有本事，也有锋芒，像一把刚磨开的刀，出手时快，收手却未必稳。更让周汝成在意的是陈默。三周前，那个男人借“莫青山”的名字来过一次，说想借报馆广告栏传一条假讯，试谁在跟线。周汝成答应了一半，只给了能引蛇的空壳，没有交出铅版索引。昨夜唐秋禾一死，今晨缺刊被翻，说明蛇早已不止一条，再把整串钥匙放出去，等于亲手把报馆所有人推上砧板。傍晚五点，佐藤健一亲自来了。他没有带大队人，只领一个通译和两个便衣，像来例行看稿。两人在主编室隔着茶几坐下，话题从战时新闻讲到纸张配给，最后还是落回吴淞口那条被要求删去的短讯。佐藤说，日本海军近来对港务消息敏感，报馆应当自觉些，免得给自己招麻烦。周汝成笑说《申报》做的是生意，不做勇士，自然懂得轻重。佐藤盯着他茶杯边缘那圈铅灰色指印，像是无意地提起一句：“听说周先生以前很会看码，旧海关里不少人还念你的名字。”周汝成把茶杯放回去，连眉都没抬，只答自己如今只看字价，不看密码。佐藤走后，周汝成立刻叫排字工把次日头版的启事栏向左挪一列，又把一条无关紧要的讣告换到版心上。他做的不是删改，而是布一张假网。若有人按旧编号去找残页，只会在第二页社会新闻的铅版抽屉里摸到一张假索引；若有人真的懂他的旧规矩，就会看出版心偏了半字宽，知道“原钥匙作废，改走窄门”。夜里印刷间停机后，楼里忽然显得格外空。周汝成拿着钥匙去了铅字房，走廊尽头的灯泡一明一暗，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。抽屉仍在原位，铜锁也没有撬痕，可他一打开，手就顿住了。原本压在底层的那片铅版索引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新打的小样纸，纸上只有四个墨黑的字：`双面人先死。`这句话既像威胁，也像嘲讽，意思很明白，对方知道这里藏过什么，也知道他不是普通主编。周汝成没有立刻惊动任何人。他把那张小样翻过来，背面沾着一点极细的白粉，是虹口邮局常用的封袋粉末，说明来人未必从报馆这条线进出，而是刚碰过另一处点位。他忽然明白，丢掉的不是一张铅版，而是整条链子里的时间差。若他再守着“中立”二字，等于替别人守门。窗外暮色压进来，福州路对面的电车线亮起白光。周汝成收起那张威胁字样的小样，把假索引仍放回抽屉，真正的钥匙却改塞进明早要出的版心样框里。他打算亲自把这条线往前推一步。一旦迈出去，报馆就再没有退回“只写新闻”的余地。楼下传来守夜工锁门的声响，他顺手熄掉铅字房的灯。最先出现的那个，多半不是朋友。

第005章_旧船票

第005章【苏曼】旧船票 夜里十点，洗衣坊还亮着煤灯，院里晾着的白床单被风吹得起伏。苏曼从后巷进去时，先看见墙角那只倒扣的竹筐，那是老葛留下的入门信号。她推门入内，老葛坐在炉边，脚边放着一只铁皮饼干盒。盒里不是点心，而是一张旧船票，票面印着“长乐丸”三个旧字，座位号是七、九、四。苏曼只看一眼就明白，自己昨晚传出的空拍不是白费。七、九、四既是换位数，也是这张船票的座次顺序，说明真正的钥匙要把歌里的节拍、票上的位次和残页里的数字并在一起。老葛压低声音，说这票是从吴淞口一个退下来的检票员手里拿到的，票背盖的不是船公司章，而是虹口邮局夜班收发章，时间恰是今晚一点。苏曼心里一紧，知道暗格启用就在眼前。门外忽然传来皮鞋踩水声，老葛手里火钳一横，示意她熄灯。煤灯刚灭，顾慎言就带着两个人从前院闯了进来。那人穿长衫，话却说得像在盘货：“苏小姐，河边那一枪打坏了规矩，今夜别再叫我空手回去。”苏曼听出他是在拿唐秋禾试探，便顺着话头反问：“规矩若真归你们中统管，昨晚桥头就不会留死人。”顾慎言笑了一下，没承认，也没否认，只盯着老葛脚边的铁盒，像一条鼻尖贴住猎物的狗。还没等他的人上前，后窗忽然被人从外头顶开半尺，沈知行翻身落地。他没朝苏曼看，先把枪口压向顾慎言身后的跟班，说谁再动一步，今晚谁都带不走票。顾慎言见状反倒退了半步，冷笑着说军统总算舍得露面。三方在狭窄屋里顶成一个僵局，窗外又传来汽车急刹的声音，夹杂着日本话，显然佐藤的人也顺着洗衣坊摸到了这一片。苏曼索性把票抽出来，摊开给沈知行看：“你有数字，我有节拍，老葛有票。缺的不是谁压谁，是谁先承认已经来不及独吞。”这句话比枪更管用。沈知行眼里那层硬意动了一下，伸手接票时顺势把一张小纸条塞进她掌心，上头写着“版心改窄，铅版已空”。苏曼把昨晚镜中留言和茶室里听来的只字片语一并说出，只隐去地下党交通点的名字。老葛则补上最要紧的一块，说近三天吴淞口有两条船封舱，一条挂医药，一条挂难民，真正运油的就是早年跑客运的长乐丸。三个人各说半句，图景才开始真正合起来。顾慎言终于忍不住扑向票面，枪声也在同一刻炸响。子弹打碎了洗衣盆，碱水泼得满地都是。顾慎言的人被沈知行撂倒一个，另一个撞翻晾衣架，白床单整片压下来。苏曼趁乱把旧船票塞进袖口，拽着老葛从后门退。院外窄巷里已经有日本便衣追近，手电光一束束扫过来。沈知行掩在门口连续还了两枪，逼得对面停步，随后追上来，与苏曼只隔半步。两人谁都没再提立场，只在拐出巷口时交换了最要紧的一句：虹口邮局七十二号暗格，一点启用。他们在圣母院后墙边暂时甩开尾巴。老葛拿过票，用指甲刮开票背那层旧浆糊，露出里头一行极细的铅笔字：`取片后照版心归零。`这不只是告诉他们去拿胶卷，也说明《申报》的版心会承担行动信号。苏曼把票重新折好，递给沈知行：“你去暗格，我去码头叫人。要是你信不过我，至少信这张票不会替谁说谎。”沈知行接票时没有答话，只把自己的记者证递过去，让她必要时可借这个名字混入外埠候船区。远处钟楼敲过十一下，雨又下起来了。苏曼看着沈知行消失在街角，忽然意识到佐藤今晚为何肯让自己从百乐门离开。他需要每一把钥匙都自己跑到门口，才好一网捞尽。可现在钥匙已经不再只掌握在一个人手里。她把手袋扣紧，转身奔向码头方向，心里只剩那枚邮局夜章压出的时间。离一点还有两个小时，够人布一张网，也够人翻一次盘。

第006章_虹口暗格

第006章【沈知行】虹口暗格 过了零点，虹口的街面比租界更沉，只有邮局侧门上那盏白灯照出一小块冷光。沈知行换了件深色工装，外头罩着邮差常穿的雨披，借陈默给的通行条混进夜班收发口。门房抬头看了一眼“莫青山”的签押，连盘问都省了。可越是通行，沈知行心里越往下沉。若陈默真在用这条线反套佐藤，他今夜算是在踩对方铺好的板；若陈默已翻了面，这张纸就等于把他直接送进了口袋。七十二号暗格在二层走廊尽头。沈知行用旧船票边缘那道缺口卡进锁舌，轻轻一扭，门便开了。格子里放着一个电影胶卷铁盒、一张照片和半包尚未拆封的日本香烟。照片拍得很清楚，陈默穿灰西服站在汇丰楼后门，正把一只牛皮信封递给佐藤健一，足够让人断定两人暗中往来。沈知行先把照片揣进怀里，再摸胶卷盒，指尖刚碰到盒盖，就听见楼下传来脚步与压低的说话声。他闪进旁边堆麻袋的储物间，从门缝里看见佐藤带着小林上楼，后头还有陈默。三人站到七十二号格子前时，暗格门已重新合上。佐藤问胶卷是否会按原式解出发运时间，陈默答得很平：“会有人按原式去解，他今夜若动手，码头那边就会提前亮。”这一句落进沈知行耳里，像刀锋贴着骨头划过去。佐藤轻笑，说莫先生做事一向稳。陈默又补了一句：“别等明晨，今晚收网最好。”等人离开，沈知行掌心已经全是汗。他不敢久留，拿了胶卷和照片，从收发室后的煤仓窗翻出去，绕回报馆。印刷间的暗房还留着冲洗药水，他点起红灯，把胶卷剪下一段浸入显影液。影像一点点浮出来，先是成排数字，再是几个清楚得刺眼的词：`吴淞 六号栈桥 长乐丸 医药名单`。可胶片后半段还有另一列更窄的字段，像专门写给懂第二套钥匙的人看。他把照片压在显影盘旁边，越看越觉得那张“交易”场面拍得太整齐，像有人刻意把角度留给镜头。可若一切都是局，陈默为何要让佐藤当面说“收网最好”？沈知行把胶片再次投向光下，照着版尺逐格辨认，终于在最末一栏看到一份名单。名单不是完整姓名，而是代号、持页状态和处置意见：`归鸿，半页，必要时弃。白露，节拍，宜跟。版心，待验证。`“必要时弃”四个字把所有犹疑都推到了悬崖边。军统做事冷硬，沈知行不是没有见过“弃子”这两个字，只是第一次在别人替他写好的名单里看见自己。他想起苏州河的枪、住处被调包的火柴盒、汇丰楼后门的身影，再想到陈默刚才那句“今晚收网最好”，胸口那点最后的信也跟着沉到底。若陈默只是深潜，他至少该给自己留一条辨认真假的线。暗房外传来夜班工翻纸版的动静，楼里一切照旧，像没人知道这盏红灯下正有一条线断掉。沈知行把胶片晾起，又把那张照片塞进信封，准备天亮前去找周汝成核对版心一事。可当他收拾药盘时，胶片边缘有一格被灯光穿透，露出先前没看清的字样：`归零时刻，见申报版心。`这句话与“必要时弃”并排躺在一起，像两种互相打架的命令。它既像告密，也像提醒，说明陈默即便真卖了线，也还留着某个不肯彻底交出去的扣子。雨点敲在天窗上，越敲越急。沈知行关掉红灯，屋里一下沉进黑里，只剩那排晾着的胶片在窗缝亮光里轻轻发白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今夜拿到的也许不是答案，而是逼他站队的最后一推。名单里既然有他，就说明真正的解码点还没暴露；而“申报版心”四个字，像一只手把他重新拉回报馆。外头钟声敲过一点半，他把枪别回腰后，带上胶卷和照片下楼。天亮前，他得知道陈默究竟是在卖他，还是在逼他学会不再只听命令。

第007章_饵与网

第007章【佐藤健一】饵与网 天还没亮透，虹口特高课二楼的百叶窗外是一片发灰的天色。佐藤健一站在地图前，手里夹着昨夜收回来的监视记录，吴淞口、福州路、百乐门、霞飞路洗衣坊，被红铅笔连成一张收口的网。他对这张网满意。半个月前，运输口丢了“鹭羽乙本”副本，别人忙着堵窟窿，他却主张放出半截数字和几个提示。与其满城抓影子，不如让影子自己去找剩下的半页。如今，唐秋禾、苏曼、周汝成、沈知行都开始朝同一个点靠。他并不在意昨夜苏州河那一枪是谁开的。巡捕房送来的弹道报告显示，用的是常见的美式短枪，更像中统的手法，不像日特惯用口径。中国人的线最喜欢互相拆台，这一点比任何密码都好用。佐藤真正想看的，是枪响以后谁去捡东西，东西又会经过谁的手。军统要的是成品，地下党要的是码头坐标，中统想半路抢走功劳，而周汝成这种自以为中立的人，往往最容易在关键时候替任何一边补上缺口。只要他把这些人都逼到最后一道门前，总会有人先露出真正身份。陈默，或者说“莫青山”，在佐藤眼里就是那把最好用的撬棍。此人进汪伪社会局两年，做事滴水不漏，偶尔送来的情报有真有假，假到让人放心，真到让人舍不得弃。佐藤并不完全信他，可也不需要完全信。只要“莫青山”肯把军统的半页持有人推出来，剩下的尾巴早晚能顺藤摸出。昨夜邮局那场戏，本是要借七十二号暗格把拿胶卷的人钉死在原式解码上，再提前一夜于吴淞口收网。陈默建议“今晚收网”，在佐藤看来再合理不过，因为急的人才不会犯错。可错误出在自己手里。半小时前，译码员按原式把胶卷与截得的数字组拼完，送上来的结果却只是一句废话：`白鹭向南，空箱先行。`这句话像消息，又像绕口令，既对不上船期，也对不上货单。佐藤盯着纸条看了很久，才意识到有人在他眼皮底下动过钥匙。不是改了数字，而是改了读法。百乐门那三次停拍、报馆版心那道半字宽偏移、旧船票上的座次，全是替另一种读法铺路。他放出去的是半截饵，对方却借他的饵反钓了一次。小林秀夫进来请示是否按原计划封六码头。佐藤没有立刻答。他脑子里把过去两夜的人和动作重新排了一遍，终于看清一个自己先前不肯承认的事实：这条线从来不是哪一方独走，而是彼此拆台又彼此补位。军统的人拿数字，地下党的人管节拍，报馆主编握着版心钥匙，他们互不完全信任，反倒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被诱到尽头。陈默若真完全倒向自己，就不会留出“申报版心”这道扣；可若他没有倒向自己，昨夜又为何要催收网？答案只剩一个，他在借自己的网替别人清路。佐藤把那张废译纸团成一团，扔进烟灰缸里，终于第一次感到这局棋没有自己想得那样稳。他下令把封六码头改成六码头与六号栈桥同时封锁，再让便衣去福州路盯死《申报》。吴淞口那边若已有人提前动身，现在追还来得及；若报馆真是“归零”信号点，只要在开印前掐住，也还能把局面拽回来。命令一道道下去，走廊里脚步声立刻杂乱起来。佐藤戴上手套，扣好风衣领口，亲自下楼。汽车发动时，天边已经裂开一道冷白。佐藤望着窗外后退的街景，忽然想到苏曼昨夜离开百乐门时那一眼，没有慌，倒像早算到他会放人；又想到周汝成那双沾铅灰的手，和沈知行在大厅里一直没喝过一口酒的模样。原来真正难抓的从来不是最会伪装的人，而是每个人都只肯拿出半截真话，拼在一起却能刚好避开你的那群人。汽车拐上通往吴淞口的路，他心里第一次生出急迫：若再慢半个时辰，这张网很可能不是收口，而是被人从中间整齐地割开。

第008章_双面密码

第008章【沈知行】双面密码 九月二十九日深夜，报馆印刷间的窗子蒙着黑布，只留版台上方一盏罩灯。沈知行把胶卷、旧船票、火柴盒残页和广告样张摊开时，周汝成已经把版心样框拆了下来，露出里头藏着的纸带。苏曼最后到。三个人站在铅字与油墨之间，因为吴淞口能否赶在天亮前动手，全看此刻把三套钥匙接成一句人话。周汝成先把版心纸带铺开，上头记的不是完整页码，而是每一列该往左或往右错半字的规则。苏曼接着把旧船票压上去，让七、九、四三个座位号对应列位，再用昨夜第二支曲子的停拍顺序做换位。沈知行最后把火柴盒残页上的六码数字填入格中，又把胶卷里的名单字段逐格套进去。最初跳出来的是表层军情：九月三十日凌晨两点，长乐丸借“医药转运”名义靠六号栈桥，封舱内装的是航空汽油与无线电晶体，目的地是南送海南的前站仓库。这层内容已经足够让吴淞口那边动起来，可真正让三人沉默下来的，是第二层。按旧船票背面的铅笔字再走一遍，胶卷名单里那些看似冷硬的“宜跟”“必要时弃”全都变了意思。“归鸿，半页，必要时弃”对应的其实是“归鸿只知半页，必要时与全页断链”；“白露，节拍，宜跟”不是跟踪对象，而是“节拍线可顺势跟入码头”；“版心，待验证”说的是只有报馆版心改窄，整套解码才算安全。沈知行盯着那行字，胸口那团火气忽然散成一种更沉的东西。陈默不是没留线，只是把线留在了他最不愿意相信的地方。“他不肯明说，是怕你一旦被抓，整条深潜线跟着亮。”周汝成把眼镜摘下擦了一下，声音很平。苏曼没有替陈默说话，只把一张码头工名单推给沈知行。她说地下党的人会在一点四十五分前把工人换进六码头，届时只差一个确认信号。周汝成点了点版心样框，说归零信号由报馆来发，头版讣告栏若在第2列多出一个“亡”字，就表示长乐丸改靠六号栈桥；若没有，就说明日本人改了泊位。分工定下以后，三人没有再多说。苏曼从侧门出去，赶往吴淞口接老葛；周汝成回排字间，亲自盯着讣告栏最后一次套版；沈知行则带着译出的表层军情上楼发报，把吴淞口与南送前站一并送往重庆。电键起落间，他耳边回响的却不是上峰会如何评价，而是胶卷里那句“只知半页”。原来陈默从一开始就不让他碰全页，是怕他知道太多以后，反而成了最容易被顺线摸尽的一环。一点五十五分，样报从滚筒机里吐出来。周汝成把其中一张摊在灯下，讣告栏第2列果然多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“亡”字，位置正好卡在版心往左半字的那条暗线上。沈知行拿着样报冲出报馆时，街口已经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汽笛。吴淞口方向的天边先亮起一团火色，接着是两声闷响。几分钟后，苏曼托人送回一张只写三字的纸条：‘已归零。’按原定计划，行动成功后沈知行该去北四川路一处裁缝铺后院见陈默。等他赶到时，院门半掩，里头没有人，只有一台被打穿的手摇电台歪倒在木桌边，地上散着一地碎真空管。墙角有一摊尚未干透的血。木桌压着一张从《申报》上撕下来的空白讣告栏，背面是陈默的笔迹，墨还新：‘莫青山已死，别再查这个名字。下一期讣告里，去找那个活着的人。’沈知行把纸折起，站在空院里听见远处警笛由弱转强。吴淞口的火光还在夜色尽头明灭，说明今夜这一局至少在表面上赢了。可陈默留下的话又像另一把钥匙，把所有人刚拼完整的图再撬开一道缝。若讣告里会出现一个活人，那就说明有人早把死亡当成了新的通行证。风穿过院里的晾衣绳，吹得那张空白讣告轻轻发响。沈知行把枪按回腰后，转身往报馆走去。